



BOOKS

西皮二黃

亂

翻

書

从

物體的邊緣，而是縱使我們的眼光有所發現，
一縷彩虹，它讓我們發現了光與物體的關係。
英國地圖是超越事物自身而達到光的

了空間，在此，它的畫中帶出光的每一次
動。最後，這一切關係也將被一種無比
的“張力”。

自身而達到光的
生一種讓我們對
的色彩像
一切
畫家，有
畫家，他是一位卓見者，
帶來一種新的空間，而不是尋
畫家。

存在著他的現世的方式。
空間（即：光）是具體形體之間的關係。
中，空間是物體之間的關係，是物體
的和諧關係。

這個意義上講，由於（來自他的空間）
一元的真實觀念滿足於對於單一事物
所要完成的正是具體文藝復興
化。當事物在他的光中失去之
化為幾何的形狀之後，英國地圖
主觀的空間而創造了一個理想的
空間是對空間的
空間便是對事物
所以，英國地圖是藝術家信念，而
門心思畫他的現世。

在英國地圖中，
係，
關係的軌跡出現了
有寓意和象徵。對英國
來說，
而光則是縱使這
的一切關係。

半夏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光是中心，但在這裡，中心又是無限

I267.1
B193

西皮二黃

半夏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皮二黄/半夏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5

(乱翻书丛)

ISBN 7-5378-2358-8

I. 西... II. 半...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671 号

西皮二黄

半夏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90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

ISBN 7-5378-2358-8

I·2249 定价:16.50元

序

书名叫西皮二黄。只是和北路的高亢明快南路的沉着凝重什么的皮黄，没有什么渊源的勾搭。

书是个什么东西，纯正的阐释要到官方规定的权威辞书里去爬梳。不过，什么东西一权威了，就难免端着板起面孔的架子，也许很周正，却未必是真心话。

书其实该是个闲适的物事。首先得吃饱了肚子，养足了精气神，才可能撮合出来。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话实在，比硬邦邦的辞书透着亲切。书得是大欲都全乎以后才可以玩味揣摩的。它和饮食男女其实也一样，都属于人的欲望，只不过接受或者满足的器官略有不同罢了。所以食客和看客，蛮接近的。

不过厨子们倒腾饭菜，绝对是为了讨好食客

的嘴巴和肚皮；写书的人，却要比厨子们略略自在些，可以自恋留着自己看，也可以寻摸个同好二三子拍大腿击节激赏浮一大白，还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酿出个绝唱来。孔夫子是主张怀里揣了宝贝就得淘换个好价钱的，所以他老人家就喊，沽之哉沽之哉，功利的机心蛮重的。可他终究也没卖出个什么好价位，倒是他的言行语录，让后边的别人拿了去，化为两截，一半用了得天下，一半用了治天下。把弄天下，该是个很大的买卖了，是天价的收成。

厨子们还没听说有谁用个什么绝活看家的菜得了天下的，会个小炒肉什么的，顶多就能和皇帝幸那么一下，换不来九五。倒是有做了菜关着性命的，比如烧了河豚，要拼死；伺候皇上，怕杀头。写书的危险其实比做菜的也不差什么，甚至更大，太史公先就为了写书忍着耻辱割了命根子，到了富家子庄廷铨，家里的银子多了，不想闲着，为讨个虚名，买了前朝别人家的本子，雇了写手，要博个青史留名，不料想犯了忌讳，成就大狱，名那是留下了，还确实因为书，不过代价是自家被发墓烧了骨头，弟弟被杀，老爹也死在牢里，牵连而死的七十多人。文字的狱，着实惨人，拈出四书五经里的句子定考题也能和雍正爷瓜上葛蔓，写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酸句子，就被锻炼牵带上了大清朝。还有冤的，没招谁没惹谁，

人都死了多年了，皇帝震了怒，埋了儒生，还要烧了书。书比饭菜，不易。

书这么麻烦，可还是有人愿意写，有人愿意省出银子买来读，是斯文种子，也是文人无行，那劲道，挥之不去，也差强是个大欲了。

虽说前人写了乱翻书的句子妨害了性命，但书，原本该是乱翻才算得有趣闲适和本色。古人常说三上读书，马上，枕上，厕上，也该是这个意思，譬如把三礼那样庄重的书搬到茅厕里去看，总是不大方便于方便的。

方便了乱翻，难免在愉悦之余，有些个念头，忍不住会分泌出来，算是皮黄。这皮黄不是那皮黄。这儿的西皮就是嘻皮，书是闲适的本色，那读书就不该像堂吉诃德那样的满面愁容，在了三上，也是沉重不得的，沙龙的语言管小解叫轻松一下，描摹的是代谢顺畅，雅致得颇紧，读书包括之后的分泌，也不该是不轻松的事，于是就同理可得了。二就是双，二黄就是双簧，写和读之间就像双簧，心意相通就搭配得好，不通则难免有隔阂，其实本来就是两张皮，合是一种风格，不合也是一种风格，另类的风格，都是风格。其实，就是合的风格，也难免有个把损耗；不合的，备不住也有皮里阳秋企图。所以，最好的境界，该是写的自写，读的自读，各走各的风流。双黄蛋毕竟好吃。

再所以，这样自读自话倒也能算是一种声音的唱腔。后面的文字，就是这腔调的唱词，和骑驴瞧的那个差不许多，不小心又和三上有了勾联。

以上就是缘起。算是序。以往大家们都喜欢在序的后面另起一行，说“是为序”的雅致话头。那样的结尾太像豹子的后部，过于经典，和乱翻不合拍，所以姑且不用。

看就是了。

半夏 2001 年 7 月 8 日于独单

目 录

序 1

书可以袋	1
口袋也是原装的好	7
酸曲儿可人儿	12
佛是干屎橛	19
尼姑的其他	25
和尚不花	32
肉感之外	39
何妨裸体	44
阉割物语	50
年轻没有失败	57
伤风化的段子	65
快意叫板	70
好鸟占高枝	77
乱世出英雄	83
不战而屈人之兵	88
造反的因由	93
开封府的枪	100
侠儒瓜着葛	107
反武侠的隐括	112
献丑献丑	117

悍妇的品种	122
拆庙不毁婚	128
市井细民的心	134
毙的技术	139
不再样板	145
别样的从容	150
青春不该意外	154
别人记下的旧事	159
速写下的油滑	164
选择就喜欢	173
语言的莫测	178
只眼相看	182
娓娓道来的真赏	188
臭椿树下的生发	196
老歌	201
小虫故事多	206
书的好玩	213
哈佛哈佛	218
穿越千年的符点	223
寓言锻炼	228
前朝的磨洗	233
遗臭传奇	237
俗之雅集	245
后记	254

书可以袋

老辈人常训教，敬惜字纸。《聊斋》里有个《司文郎》的段子，里面有个瞽眼的盲和尚，专会用鼻子断文，闻到糊涂文章，就会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气如雷。这盲和尚其实本是前朝名家，就因为生前抛弃字纸过多这一念之差，便被罚作了瞎眼。这样的话头，可以当作朴素的环保来看，该是挂了一部长胡子的绿党了。不过他人有心，予来忖度，长辈的深刻，似乎还是在于对字纸内容的尊敬。因为字纸上总是透着学问，学问还是要尊敬的，且别管九儒十丐的排行成见。

中国人对书，其实还是蛮敬重的，不仅有像敬惜字纸这样的训教，就是读书，也是要在正经的斋子里面的，文人们雅兴，那斋子总会有个什么称号，这就更让不是文人们看着眼晕而油然生起敬意了。据说美国人的书，除了图书馆外，大多是放在厨房的，也没有我们这边正规的书案子，就在餐桌上摊开。这样的据说暂时没的考证，不过在什么样的地段做什么样的事

情，固然是境界，譬如湖心亭的赏雪和日本人的茶道之类，可古人也说了，大隐隐于市，地段什么的，原是没有妨碍的，就是仁山智水，也终是有了挂碍。美国人在餐桌上读书，一样出了比尔·盖茨，并没有影响人家的什么进程。

不过，对书敬重，总比不敬重为好。在读书人看来，有了敬重，也许就平添了从容的气度，读书的种子也会渐渐多起来的。

当然，也可以问读书有什么用这样的深奥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古典，并没有直白的效用。这个问题，是完全类似了我们究竟从哪里来的句式。其实仔细想来，读书或许真的不一定是为了愉悦，因为愉悦没有具象的目的，缺乏功利，总让人觉得看不懂。而且古代的人，其实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什么目标才去读书的，起码大多数是这样的。所以宋代的人说，“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口号虽然是喊了三个段子，但核心其实就是千钟的粟。这是先决。读书可以干禄求官，有了官，就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再不必去在蓬蒿里做人了，宛如现在的有了银子，其他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所以胡屠户的女婿范进，中了举人，幸福得被糊涂油蒙了心，一声噫叫，就倒在地下不省了人事。那是成本。

孔夫子也是把读书看作了实在的目的的。比如那后来被作了经典的三百篇的《诗经》，夫子让小子们去读的时候，就摆列了一串的用处，说那诗是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掰指头一算，他老人家连说了七个。所以他看见自家儿子伯鱼从面前过去，就提溜儿子让去学《诗》，说不学《诗》就没法说话，有失语的可能。

所谓兴、观、群、怨，大约是说读了诗可以感发志意、观风俗

盛衰、群居相切磋和怨刺上政之类，基本属于素质教育的范围。下面两句则是说读了之后的功用了，就是近的可以伺候好爹娘，远的可以招呼妥当君主。很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底蕴。

最后一条，最为有趣，所以排在了最后。当然，排在最后的也许只是退而不得已的最低纲领。那有趣，就是可以多记住些鸟兽草木的名字。至于多记住这些名字的用处，他老人家没明说，忖度一下，大约是有益于博学，所谓一事不知，士之耻也。怕丢不起那人。按照统计，《诗》里面出现的动植各物之名，谷类有二十四种，蔬菜三十八种，药物十七，草和虫各三十七，花果十五，树木和鸟各四十三，兽四十，鱼十六，连马的异名也有二十七种。这样的庞大，确实可以博一下子的。自然，记住这些个名字还可以有利于生产实践，起码到了鲁滨逊那样独处荒岛野外求生的时候，见了鸟兽草木不眼生，知道啥能吃不能吃，一时半刻就饿他不死。只是这样虽然实在却嫌粗浅的用处，他老人家未必肯在意，夫子是说过不必如老农老圃的话的，五谷也是不须辨别的，何况花草虫鱼。

汉人撰的《尔雅》，注释了许多虫鱼，那是入了儒家经典十三经的。不过，韩昌黎有诗道：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结记这些个名物，便做不来磊落之人了。

磊落之人虽然不大好做，不过韩愈说得也稍嫌严重了些。前人说，不贤识小，也是这样的批评。只是能记住小的，未必不贤，也未必不磊落；记不住小的，也未必就贤，未必就磊落。

作人周二先生，有感于民俗学问的寂寞，把论文的坯子，改作了变相，写了几十首七言四句的儿童杂事诗，登载在上海的《亦报》上。子愷丰先生，并为作画。如今，两位先生均已作古，并那份报纸，也不知灰飞到何处，但诗和画，都还存在，并且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平江的钟叔河，以未能忘亦不敢忘吾土吾民之

过去现在及未来，不惭磊落，为作笺释。

知堂先生写作诸杂事，原是因为偶读英国人 Lear 的诗作，有感于妙语天成，不可方物，才略师其意，写了这些儿戏趁韵诗的。知堂自称本不会做诗，不过觉得这样说法，别有一种味道，本意和用散文无殊，无非是想表达出一点意思罢了。

Lear 的诗，名号多多，有谐趣、打油、无稽、诙谐等，知堂自己也曾按照字面直译作“没有意思的诗”以及“荒唐书”。其风格，可以选知堂译作来举例：

那里有个老人带着一部胡子，
他说，这正是我所怕的，
有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叫天子和一只知更雀，
都在我的胡子里做了窠了！

知堂诗的风格，书中自然多多，譬如甲编第十一首：

带得茶壶上学堂，生书未熟水精光。
后园往复无停趾，底事今朝小便长。

以及不在本书中的其他：

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
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

知堂是喜欢寒山的话的，叫做“分明是说话，又道我吟诗”。他写的是儿童杂事，不过他的出发，乃只是一篇关于儿童的论文的变相，不过是不想写文章，才用了七言四句的形式，传



底事今朝小便长

达的效果，并不计较。可见他虽然说的是尘饭涂羹的小儿把戏，但却实在是负载了其他的什么。既然知堂的立意原是借这个形式浇自家胸中的块垒，《春秋》的笔法未尝不可以，我们大可以把所谓的儿童杂事当民俗读本来看，只是这样的结局，就未免有些习俗掌故之类的书袋子挂在上面，读起来或有不明白，并非无须作注。用知堂自己的话说，就是“说破太行山，亦复少风趣”，他是习惯含蓄的。虽然他老先生在自己的诗脚下面也时常作注，只是那脚注今天的人看来，仍然还是不免简略。

譬如，《晋惠帝》，说到惠帝的名言官蛤蟆私蛤蟆，是文史的典故，写到儿童杂事里，就未必平白，至于知堂所着重的“童心自有天真处”，是但取其孩子气耳，惠帝的昏聩与否，以及昏聩的量级，就不知他的所云了。

至于《清顺治帝》说状元相国傅以渐骑蹇驴扈驾，顺治帝写生，并戏题“状元归去驴如飞”，以此描摹“胡雏”的自知风趣，就愈发书卷，一驴的学问袋子，很需要些考据了。

其他如《扫墓》波及吃烧鹅并明代人以食鹅为重，《上学》讨论看姣姣，以及和骨烂、因子巷之类，也是一样。

所以，笺释一番，原是必要的，且不论这笺释与知堂本意的意会与否。而笺释又并不去摘抄字典省力，而是专从知堂的数百万言著作中下手做本证，更是难得了。

■《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

钟叔河笺释，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

口袋也是原装的好

一向对书的分类,我们的习惯是树形的分布,先文理,再科目,然后下面再爬出若干须子,一副百科全书的架势,看上去就让人生出敬畏。这是按着专业分工排列组合的定式,连出版社也是这样分行画界的。只是书本来不是杀人的凶器,没必要用惨乎人的法子去先声夺人。

其实,书就是个书,不是其他。就像说《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写得不错的小说,还是把它当小说来读,或许才能解了它的其中味道。譬如一件肘子,不管红烧坛焖还是水晶什么的,终究是肘子的各个变相而已,翻不出乳鸽的滋味来,也没必要翻,想要乳鸽的味道,去餐馆点一客就是了。喂脑袋的饭菜,本色其实蛮好,就像白灼的虾,大可不必钻研出来那么多的弹性和表现力来。困难时期,大家都想从白菜豆腐的骨头里榨出余白肉来,终于是徒劳的。

当然,贾府里的茄子,已经没什么茄子的味道了,所以刘老老没尝出来。可那是买椟还珠的投料思路,配的辅料比主料还

结实，不在乎成本，就是仿膳的师傅，也做不出来的。阿 Q 的劣根，喜欢念叨从前富过，不过按照统计，溥天之下，三分之二以上是劳苦大众，三辈子前富过的也不多，就是以前富过现在不大富了，也该心平气和地过今天的平常日子才是。所以，贾府里的茄子，不能做大众生活的榜样。一顿饭吃去庄户人家一年的嚼咕，那是糜烂和腐败，不是老百姓们该琢磨的事。

所以，把小说当社会学读本看，起码不是读小说的法子。曹作者说了，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味也许就和茄子鲞一个样，配了蛮多的料，不过本心也还是为了好吃好看，作者的原味，固然不错，吃出别的味来也并非就不好，还像那茄子，吃不出来茄子的原来味道，它也还是道好菜。看客和食客，原是没有不同的，只是接受刺激的器官略有不同罢了。当然非要憋着尽头读出个别样的味道来，也是一种读法。但要是督着大家都按这一个路子，尤其那路子未必原汁的路子，那读小说就太辛苦乏味了。

书也是一个道理。书该是有闲的人们饱暖之后打发时间的玩意，破闷醒目。就像饮食男女，属于一种欲望。至于知识功效什么的，都是后来人们的赋格，不是原色了。

书当然可以是圣贤发愤分泌出来的精髓，譬如文王坐牢推演八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写出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也是承受了阉割耻辱后，才完成的史家绝唱。不过，这确实是书的境界，也是书的异化，闲适变作了深刻，不能不沉重。如果让书都是这一个个样子，那真的太沉重了。

或许书也是可以轻松一下的。比如，按着它物质属性的外观来划分。这是简单的做法，但是可能还离着书不大远。书是让人读的，外观其实蛮要紧，像古代的线装本子，纸软，一只手就可以把在握里，很方便摇头晃脑地沉浸，腾出的手可以拍大腿